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七

朱國禎輯

移宮

萬曆庚申八月朔丙午　上即皇帝位改明年為泰昌元年（旋以大故即八月至十二月用泰昌年號）　諭禮部曰選侍李氏侍朕謹慎勤勞皇長子生母薨逝後奉　先帝旨委托撫育視如親子厥功懋焉着封為皇貴妃欽天監擇九月初六日行禮八午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至　御榻前諸臣叩頭問安畢　上曰選侍生男女幾吖　止存一女隨侍　皇長子出見　上又言皇五子亦無母亦是選侍

看管傳皇五子出見辛未　上再召諸臣於乾清宮又
諭速封選侍禮臣孫如游奏　聖意惓惓臣等自當仰
體但臣部前奉　聖諭上　孝端顯皇后　孝靖皇太
后尊謚加封郭元妃王才人為　皇后皆未告竣若論
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既舉之後若論皇儲保護功則
選侍之封惟恐不蚤即從該監之請未為不可　上是
之九月朔乙亥　上崩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乾清宮畢即請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始出
遂擁護至乾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叩慰皇長子即正
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請即日　登極

上曰諸大典未行乘輿未協禮部具儀以聞特司禮監
受已老王安本 光宗 青宮舊人得居中侍左右諸臣
集文華殿前議 熹宗 駐慈慶宮大臣英公以下每一
日輪二人直房伴宿[illegible] 合疏請選侍移宮御史左光斗
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之有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
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
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
大行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 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
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含殮禮典制乖刺名分倒置
即 先皇貴妃之號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及今不

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立見今日誠有不忍言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所之人尚須乳哺而鞠育之哉又況曆知方歸匪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選侍宜仍守舊躁遷移並一號別殿陛下仍回乾清則禁御嚴而名分定矣 上諭移宮已有旨名封事既云尊卑難稱着禮部再議初五日給事中惠世揚議貞抄參曰大寶將登上有百靈所護下有群工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而必加以尊稱為乎聞李氏亦非忠誠愛主者也宮闈之禁秘雖不敢妄為猜疑而揣摩之

宣傳實緊見處心叵測萬一封典得行事權或假則滋
蔓難圖愼始慮終顧名存法事關可已抄出覆之
給事中楊漣言自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謂深宮中有
先朝選侍儼然以母道自居託名保護實欲專權大小
臣工心切疑之故力請　陛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
于　皇祖鄭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　駕
還宮此臣等之私願忠于　陛下之深心也今諸臣靜
俟五日即位已定明日矣既登　大寶豈有　天子復
偏處東宮之理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于其
間種種情形實爲非分非法且人言紛紛具謂李進忠

劉遜劉朝劉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目無幼主夫
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選侍非嫡毋非生
毋無妾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尺兒作此大不敬語也但
遵天語即是吉祥藉口擇日便是違旨當年鄭春女得
幸外廷猶能傳之況今業已顯播有不可回掩濡遲者
乎閣部大臣既當鼎軸宜擇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
直者日侍起居一切美色玩好不使雜陳于前庶志氣
清明精神強固然以　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祗因前日
鄭貴妃亦以保護爲名不離乾清左右雖終于遷出而
病體之所以沉痼醫藥之所以亂投嫌疑之際煩言嘖

嘖至今抱痛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哉其夕選
侍始移仁壽殿初六日　即位內侍盜庫者皆下獄方
從哲等疏請　從容訪實厭人心可免惶惑事體不至紛
紜奏入未允
給事中惠世揚參從哲十罪三可殺內言李選侍原爲
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且以因緣近幸之故敢抗　先聖
妍爲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反受劉遜等
盜藏奚珠夜半密約爲之解脫滅絕臣禮一一至于此疏
入　上以風聞輕詆責之癸未御史張發言連日以來
挺獲大璫試問來歷強半皆鄭貴妃之私人不然則李

選侍之近侍也　先帝訃聞之始中外紛紛有言謂選侍素謀于　令上生母付託非人旦夕恐有別故　先帝諗命及此葢寵異李氏之故藉付託名色以爲册封之地流言徧布揭帖抄傳顧命諸大臣所長慮卻顧當如何壹諫始不得不慷慨言事矣御史袁化中言　聖躬孤危共議移宫以防萬一元輔亦爲首肯且草一揭示衆欲各衙門共效力也及各衙門號上而元輔之揭反入袖中事在不疑尚懷觀望直至大家喧爭迫而後上識力之定者如是乎
戊子內臣曹應魁等奏察究抑耶法紀事有郎春女與

心腹劉遜姚進忠等同謀賄進　先帝銀五百兩求討
皇上與之看管等語刑部尚書黃克纘言宮闈事秘臣
不敢知但思　先帝何如主哉即位三五日即捐四百
萬金爲犒邊濟邊建三殿之用其不爲財利動心也四
海所共仰矣其以　皇上命李氏看視蓋以其生男女
數胎又生第四皇子　先帝召見時曾與閣部諸臣明
言之李氏若愛已所生則鳲鳩之哺其愛必均此或
先帝命李氏看視意也如曰進銀而且賄進則其事影
響不可信況可形之章奏見于邸報使　先帝目不白
之疑哉臣竊謂曹應魁等當加責罰而斥逐之勿使入

宮得肆誣議則　皇上之事父母兩盡其道而以稱于
天下曰大孝誰云不宜奏入未允　錦衣衛千户梁慈
等奏拷問劉遜招稱與李進忠劉尚禮姚進忠王永福
鄭稳山等隨從李選侍挐帶傳代珠寶頭面寶石等物
及李進忠劉尚禮逃匿情繇　給事中魏應泰參看李
進忠劉尚禮二犯俱係偷盗宫中傳代寶物錢糧緊關
人犯也伏讀　明旨已經挐獲如何又逃據該衛題云
未經接出預先逃走則在内必有透漏消息之人在外
必有窠窩穴之處二犯房宅遍滿京師親屬應多弟
侄非貧窶孤身可以逃脱者且進忠等大膽狂心原係

首謀天發其姦慝縱而不獲豈可使渠魁漏網應緝衙門如有畏忌欺罔代為支吾出脫弁髦法紀故抗　明旨定行一併嚴究抄出嚴之　戊戌御史賈繼春上撫輔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之立極曰孝天經地義古今無改未有當　新君御極之初首勸　主上以違忤　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事者其悽惻光景傳聞紛紛職不忍言惟是通國之人痛心疾首長嘆隕泣而顧命輔臣漠然不肯維持冥然不與匡救無論青史貽譏切恐　皇上天縱聖明一朝悔悟輔臣其作何顏面仰對乎　先帝命諸臣輔　皇

上爲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若此眞可爲堯爲舜之第一義矣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今若此眞可謂之不忍不忘矣昔　孝宗皇帝之于邵德宮萬貴妃人言嘖嘖付之不問我　先帝之于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之隙而但以篤念　皇祖渙然冰釋此是何等忠厚何等盛美何不輔　皇上取法而仍作法于凉乎縱云選侍原非淑德原有夙憾亦婦人女子之常態獨不能看　先帝面上一曲宥之乎　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選侍曾產數胎青有幼女欲獻事情草木感

傷而况我輩臣子乎　先帝以不世出之聖旬日之內作多少好事臣子輩受多少湧恩而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真可傷也職久欲上疏廷爭惟以新進小臣緘口忍泣至今而不得不望閤下之匡維也但委曲調護極力回天令李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則先帝含笑九原而我　皇上垂芳萬載矣

已亥左光斗以繼春致書輔臣上言先諸臣聞變倉皇趨朝維時大臣從　乾清宮中叩頭執手扶　皇上出居慈寧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几筵而避居別殿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間不容髮之勢驚問其故喧

侍李進忠布前後盡是賄買腰玉姦璫布滿階為心腹
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君父驚魂未定臣子敢爾即
安臣于初二日隨公疏後有慎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
仍三日宮中震怒禍機不測賴 皇上保全將臣疏發
閣票擬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 旨移宮至初六日
皇上登極駕還 乾清宮禁肅然內外寧謐臣等舉手
加額共幸 廟社有靈夫 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
當移宮其理自明白易曉矣惟是自移宮之後存以大
體捐其小過此其特恩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非小臣
所能臆度也二十九月辛丑

諭內閣朕覽御史左光斗奏朕避宮之疏朕昔以冲時
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忿成疾崩逝
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進問安選侍威挾朕躬使傳封
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靦顏口傳朕暫居慈慶宮又
差李進忠劉遜等傳每日章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
與朕覽仍卽日要垂簾聽政處分御史言李氏他日必
爲武后之禍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
朕今奉養李氏于噦鸞宮月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誤聽李宦喧傳實未知朕心
尊敬不敢怠也李進忠等因盜庫首犯贓證

明確自干憲典法當首論以正國法勿使賄囑脫罪波
及無辜卿傳示部院遵行大學士方從哲等捧讀聖諭傳
即具揭封進仍 諭李氏平昔過惡多端人言不息朕
已傳諭問旨如何復行封進顯是推委着遵 旨即行
發抄從哲等又具揭進 旨已發惟望 皇上益弘聖
度無念舊惡終始看 先帝分上曲賜保全皇五子并
三公主時時顧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聖德彌光又
諭覽卿奏具見忠愛至意朕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注
念昨已有旨傳諭卿等選侍李氏業移居噦鸞宮撫養
所生皇八妹選侍李氏居勗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傅

氏居邸愉宫撫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從隨宫眷養
贍錢糧並從優厚俾各得所邸朕仰遵 皇考遺愛篤
念親親之誼南御史王允成糾輔臣曰 陛下於移宫
後發 聖諭不過是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輔臣輒
自封還夫封還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
者也此則何所關邪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十月丁
卯㬢鑾宫災 上諭閣臣曰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勗
勤宫與㬢鑾宫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宫雖燬選侍李
氏暨皇八妹俱無恙特此諭卿知十一月丁亥給事中
周朝瑞以賈繼春上輔臣之揭為喜樹旌旗妄生題目

繼春復揭曰保全選侍蓋亦人倫天理布帛菽粟之言非詫眼旌旗驚心題目也父子相繼扭作戒嚴之光景以貪天功忠厚相承忽開嘗殺之機緘以傷元氣不于此處抱痛而乃過用其慮乎朝瑞揭駁之曰安選侍者猶謂之是安　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　主上父子相繼　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傾選侍以安之耶卽當日移宮原是正理豈必立刻驅逐群閧打搶葦其已進儀注之貴妃困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雖經莫誹我輩臣子亦有心肝豈其人人覃恩異數家家蔭子封妻而　先帝

一妾一女遽不能庇此通國之人所爲與言嗟憤泣下霑衣也朝瑞又揭謂繼春操戈于解忿爭者繼春又揭職非操戈乃止戈也聖德無損即巳普天齊慶爲臣子者心同爲國有何不解之忿不平之爭而煩左右袒者之賛詞乎朝瑞既知朝有公論則奈何作天理外見解人倫外說話而藉口 皇上自有真知也 壬辰尚書黄克纘奏臣法官也欲以法死人必使其罪皆麗於法彼方無詞今姜昇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遜拾得珠結還與選侍乃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寶者槩首就戮不無失輕重之別若曰選侍事 聖毋不恭還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臣願　皇上爲　先帝優容之蓋父母之恩猶天地也履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册封選侍爲貴妃其匣中袱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帝所賜者以是而重下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臣願　皇上之深思也　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成法昨因內犯王永福擬罪第減當日移宮時隨差人護送各有輜乘該部如何輕聽姜昇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狀多端今雖加斬未蔽其辜還遵前旨各斬不必瀆陳又甄奏曰臣于問擬

王永福一招有擬充淨軍者四人乞弘恩貸中有故是
日因移宮而盜珠寶者八人監故二人擬斬二人充淨
軍四人臣謂此足以正法矣所欲邀恩於 皇上者田詔
劉朝等推廣 先帝遺愛付之不治勿過怒下人故有屢
后土而戴 皇天之語蓋以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
之誠而迹有涉於彰父之過者必委曲周全使渾然無
迹方為大孝此臣區區之心也因力求罷 上曰卿委
曲周全欲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彰之今內外本無
事因盜犯而多事卿非當李氏之人遂詞偏執非朕諭
傳豈得已哉宜安心供職不必疑慮輔臣方從哲等仍

以原本擬票進曰　皇上所論者情之重該部所持者
法之平且容縱欺弊紊亂之名　先帝明斷之德不無
少累　皇上光揚之孝更覺有碍伏願俯從所請未允
已亥御史周宗建言　先帝身履震驚然能護持於青
宮之投挺而不能決絕於衽席之進御能決月之間盡
露大政而不能無彌留之際幾貽禍本三十年不得見
天子之臣而護駕直宿猶是九卿科道兩朝遇匹后之
死而移宮清禁終因言路諫官其駭人耳目亦已多矣
十二月　丙午御史方震孺言　先帝賓天　皇上出震
其一時景象有可言者使乾清而久居選侍則　至尊

聖邇今於未免至而■而久處慈寧則　孝端且怨恫於阢而移爲宫闈之當亦豈能虛空兼以佳治之薰蒸有於梃刃爲　聖躬謀萬全正當防危中之危要乎求穩中之穩則始而請　駕旣而移宫當亦不再計而決再思開文武捧護天日之姿慰示群臣此亦雲龍風虎之不肖也卽左右移宫之際未免稍至張皇而臣子銜主之心不妨過于激切乃說者猶欲以堯仁之無外仰慰在天湯網之宏開赦及有罪然仁義幷行一心前後原非兩段合之雙美離之兩傷臣願　皇上念之兩傷然也至若宮中之與府中畢竟難爲可托宦官之與正

人君子畢竟孰爲可親　先帝十年來茹盡多少艱辛
歷盡多少憂患未竟作用責在　皇上一身而再思
孝靖皇太后　孝和皇太后未正慈寧相繼早世則
兩宮賫志之餘恫獨鍾靈于　皇上之脈以　皇上純
孝格天所以展霜露之思惟有護　聖體先使志之清
明自然身之強固至于朝夕周旋惟二三內臣而頻笑
易輕窺瞷可慮竊意吉以巧嘗移太阿而不覺近以
中吉之屢萱恐滋斜封之隱禍戎伏于旁臣願　皇上
念之而惕然也乙卯楊漣疏移宮始末曰前選侍移宮
所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及今不一昭明釀

今日之疑端漫成他時之實話臣屢蒙　先帝召見又叨　皇上恭顧嘗入護從目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敢詳述以存定案方　先帝馮几叮嚀則曰輔皇上要緊遴侍忽從門幔中手攙　皇上而入復推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慮君臣正相引痛之時忍于要挾求封萬一事權到手僅僅名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　先帝急召諸臣臣從諸臣再至宮門而龍馭上賓矣此時主君爲重宜急于請見一見即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宮門內使乃持挺不容

閣部大臣入者臣冒犯忿詈謂 先帝宣召諸臣今已晏駕 皇長子年少未知安否汝等閉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光景也諸臣哭臨畢請見 皇上于寢門拜呼萬歲 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龍軒至文華殿門行嵩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 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不宜草率張皇 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卜吉而諸臣皇 皇深以本日未即登極爲危慮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 聖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而旁之窺伺誰爲可恃此初一日辰刻之

光景也還時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何宮臣思前日攙
人推出景象大有可疑但云從來沖齡天子不宜托之
素無恩　德之婦人且選侍如可托　皇上必深知雖
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托　皇上亦必深知雖強之留
亦不可得　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
光景也　御極之期既定于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
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復有專疏盖因　皇上一
正九五决無避宮之理又無復返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
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　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
有正位恭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既不得不移自有

定分亦各有定所即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不移

曾經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敢以包天積惡挾舊宮擅

踞天子之宮是何禮法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于慈

慶宮前憤爭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臣隨向諸大臣說

移宮自移宮陞禮自陞禮必兩者相濟而後　二祖

列聖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于此寧

有調停即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渠魁無深求募引大

抵　主上冲齡方旋居未定　先帝社稷之付託為重

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

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

議移宮者始終如此此當日止見　皇上之當尊乾清宮
之當淨絕不見宮婢之有可狥亦絕不見移宮之有甚
苦乃既移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倡選侍徒跣跟蹌
欲自裁者捏稱皇八妹至欲投井者或傳處罪璫過甚
者有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訛以傳訛恐遂成此日不
白之案關係不但在臣安敢無言若夫縊拿罪璫譬如
人家主人謝世群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
問創懲只在法司酌議亦且于選侍恩禮何與顧有以
此為選侍惜者臣謂寧可使今日惜選侍無使移宮不
速不幸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況兩奉　聖

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噦鸞宮火徙奉有選侍皇
八妹俱無恙之旨方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和皇太
后之哽咽仍念及于　光宗先帝之唏歔海涵天蓋義
盡仁加無以尚巳　詔曰奏內登極移宮事情不獨科
臣親見文武大小臣工所共見極公極正極真極切甚
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群疑楊漣竭力憤爭志安社
稷忠直可嘉所奏諭安加恩等事知道了
又特諭廷臣曰朕冲齡登極內外清平不意外廷近來
乃有誹語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月之實話誠如科
臣楊漣所奏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宮始末以釋群疑凡

月初一日　皇考賔天閣部文武等官哭臨畢請朝見
朕躬李選侍將朕阻于煖閣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復
悔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
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
住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
矣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御文
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
宮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
爲題目使是非淆亂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
憂何不代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猶記是

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　皇考入殮選侍又阻
朕于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等奏請說大臣在
前官門恭候邑駕請登回竟不聽體乾等請三四次方
許朕出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選侍恭送　皇考
梓宮于仁智殿行禮未畢差人傳着朕必欲再朝見方
許回慈慶邑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
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　皇考派選侍照管朕不住彼
宮飲膳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不相
干只每日往彼一見因之懷恨更深其侮慢凌虐不堪
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閤宮内臣宮眷共見而不忍言

者　皇考既知其故自來勅朕并使各官慰解凡彼極
毒惡之事朕曾秘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遲宮不下則彼
爪牙成列及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既殿崩　聖母
自知有罪毋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
聖母原任各官講一語如舊人來問安亦如之不則執
去重處此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既前刑部執奏父毋
之恩猶天地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朕故停封號
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奉養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愛
該部亦可以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惟知私于李黨責
備朕躬不顧大義諭卿等知之今後毋得植黨背公自

生枝節以取罪愆時方從哲在告劉一燝等言　皇上
嗣位以來宮庭肅清政務沛發大小臣工幸際昌期勤
修職業乃以形迹影響之疑互相紛辯致塵　聖懷㤾
讀　聖諭備述當年宮掖事情及頃者避宮往來景象
悽境危衷宛在其目臣等不勝感愴又不勝頌仰竊惟
聖母賦性柔雅即早毓王器之祥尚忍讓以安
之愛真是女中堯舜　皇上孝思純篤即抱此終天隱
痛寧委曲以體　皇考之心洵為帝王中曾閔矣第後
先情景宮闈秘密諸臣多不及知即知亦何能詳審以
故各持一已之是過為不然之疑甚至以事後論安危

謂周防爲多事　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恐有之若云庇護黨私則萬萬不敢先是屢傳　諭旨羣情業已洞然茲復蒙　皇上具述始末披衷以示諸臣不感悚省圖仰副恩意者非人臣子也
御史王業浩疏今日傳　旨臣捧讀再四內中情辭不無微有可商敢以四言進夫一選侍也昔爲寵嬪今一子爲匹婦耳當賊鸞之一炬不厭而　皇上邇來所以恤而周之者更云極爲優厚何所虧欠而舉朝尚有烦言乃　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而諭批諭一諭再諭者何居　皇上之所獨知也　皇上之心安而安

宗社者之苦心亦白于天下至安選侍之題目又誰敢為之耶此臣所願 皇上靜思者一 先帝青宮毓德止孝止慈一月當陽于秋讓美聖神乃爾何以一女子之微生如許枝節令 皇上踐祚英明仁孝迥邁百王先帝之心亦巳大慰設如 諭内選侍有不可言之毒惡尚秘 諭内閣不令發抄 聖恩如天是生選侍者即所以不死 先帝也但如所云泒與照管并毆崩等語天下為世不察則 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彼人何必至此此臣所願 皇上慎重者二 聖毋篤生 聖躬正位素定何至于房闈之細横來批頰

之咒在選侍卽死有餘辜在 聖母則生登祢能此臣
所願 皇上掛酌者三父母之讐不共戴天 聖諭至
此且甚處如此則前此之肅清既未得爲義之盡今此
之優厚亦不得爲仁之至 皇上將何居焉且外庭臣
工比肩釋討讐問逆已矣而 皇上亦且分目之曰安
社稷安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辯方興讐
不讐安不安之題目何時纔了此臣所願 皇上潛消
默奪者四疏入 留中癸亥楊漣乞歸上言臣有大不
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祗以疑關禁庭事恐胎兆釁
廉之秘計未聞入井之煩言噴起不得不洗發一番使

天下曉然知　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間義之間而已旋荷綸綍之褒過徽忠直之譽使臣罔匪發揚　主德之苦心誤爲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　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羣臣擁蔽之日捧　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竭蹶呼號相應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臣之不安二也宮禁日就肅清　社稷有何撥抗而　聖諭以志

安社稷為言　君幸有子不必心憂祀國之天而臣獨
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猶為過情則
君父之寵慕能無深媿臣之不安三也臣無病不敢以
病請　皇上赤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溥之心
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為急流勇退之人而已
丁卯御史焦源溥奏曰　孝元　孝和　先帝之后為
二后者為恩則為孝選侍者非忠選侍不過一宮人耳
尤非貴妃之比使選侍身無失德于　聖躬　皇上原
無夙嫌則推　先帝之愛將加優厚臣亦宜首疏以請
而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宮闈之事外廷雖不

能盡知惟恭誦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凡 皇上
于帳闈意欲何爲挾 皇上以垂簾禍將不測況又有
臣子所不忍言與不敢深信者乎臣讀之惟有涕零口、
伏思之謂此事而出于中宮捏造將覷 皇上爲何如
主今卽冲齡而毋于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日何物閹
豎膽大包天義之所不忍料也謂此 諭而出于 皇
上之本心則選侍之惡神人共憤卽欲爲選侍乞憐亦
止可求 皇上曲宥前辜量加恩禮并寬其生父而移
宮之始末閣部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盜
犯之叵測罪不在賊必不可得而寬也若欲 皇上竟

羣然于罪璫不幾于忘父毋乎天下無無毋之子臣柰
何敢以忘毋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
辛酉正月癸未御史馬逢皐奏前歲八月三十日　先
帝疾革而言選侍之封嘗緩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
先帝賓天而入　乾清宮呼萬歲執　皇上左右手者
輔臣劉一燝英國公張惟賢也初二日上移宮公疏者
九卿科道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張問達等也上移宮
以疏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上疏急移宮以待
上登殿者科臣楊漣也疏下禮科而抄參者科臣異議
貞也其後相繼有疏科臣惠世揚臺臣張發鄭宗周等

也罪璫疏下科而抄參者科臣魏應嘉也如以爲功則與衆共之不獨一楊漣如以爲罪則與衆棄之亦不獨一楊漣今罪人未誅而發罪璫者先作楚囚之泣也
躬初安而護　聖躬者已歎江上之容難進易退禮有明言漣當此日固止有決去一着以明臣節耳　皇上亦頗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况車馬塡門總非朱履之客燈燭繼照遥映不夜之城鱗甲飛天不悖玉龍之戰豈徒訪戴甚欲識韓臣不識漣何以得此於人哉漣可以去矣惟是朝廷之上許其去而未正去之罪褒其忠直而未竟忠直之猷含糊一旦舌戰不知其幾何

時矣 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
罪未明楊漣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進退心跡自白
不必會議
御史方震孺疏曰移宮之始末事關 聖躬同爲 皇
上之臣子決不敢先選侍而後 皇上則科臣楊漣似
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也將謂其居之以
爲貴而未嘗遺會乘機取 中旨之寵命將謂其居之
以爲富而未嘗驅神使鬼私罪璫之金錢其無功可尸
也三尺童子亦能辯之矣意者其借以爲話柄者乎而
不知何以有交通之疑也 先帝賓天原出倉卒假令

漣能呼吸之間交結宦侍聲色不動而置 皇上于衽
席之安此固狄梁公所貴跨躍者恐漣無此機智無此
手段而或者謂漣曾忝新輔種禍有根卽不言移宮亦
且不免此此其說或未必然如其然也人心何繇得服今
漣且脫然去矣七年之候命六月之掖垣報 主有心
去國何罪使漣早知如此只合唯唯諾諾于國事底定
收一篇太平文章豈不穩當而何必報 先帝特達
之知至于奮不顧身而并不顧是非毁譽乎雖然漣小
臣也可以留可以去可以功可以罪有何關係惟是公
道不彰群疑愈熾後來播之史冊傳之天下且謂 皇

上堯舜在上真有交通之臣使肘掖之間有敢于矯
旨之閹宦而　皇上不及知所關聖德聖政豈其眇細
此臣同官馬逢皋所以慨然而請會議也如倢倢爲科
臣一身也亦何足會議也哉近難奉有忠直之褒恐更
增一番　中旨之疑添科臣一層交通之案耳　上曰
移宮事屢旨甚明前諭乃朕面對閣部大臣後諭是朕
腹心未竟之言左右不及知者有何交通矯旨不寃給
事中毛士龍言自後人以不敢居功責移宮之楊漣才
其誓死定策排闥叩　主顧命大臣知其功　皇上深
壯其功而責備者又疑其貪功令衆決春明之血心摧

聖路之車但恐選侍不比張差而推出推入必非風癲所以終難蔽楊漣以罪而但議其居功此功罪之反而窮也臣下既明見其功而又何必深疑其心乎此亦力罪數十年來翻翻覆覆之案而今反借去國之臣見其公也御史周宗建奏以移宮一案言之凡前後諸臣所中論者如方震孺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闡發既明人言且息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召用于他日在臺臣賈繼春質心愛主何妨付定論于國人言後據此爲名再生譏諷將侈談羽翼者益添臣子之張皇追膚几筵者復來事外之憶逆各欲高其聲價爭務

其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枝蔓此又臣之所爲不得不慮
也二月丙午御史賈繼春奏臣奉差在辯見前諭揩傳
因陳其揭之實以祈 聖斷夫移宮一事 宸斷明决
而傳聞光景淒楚紛紜遍國有若吞若吐之酸舉朝有
且忻且愴之狀於時微臣硜硜之見恐損 聖德齋沐
具揭而閣臣諄諄言之懇達 天聽以望其母女之保
全而止豈不知犯忌者不辭屑瑣者無幸哉蓋念 沖
聖御極之始慈祥元脉當從折挪先防威福大權莫户
中涓送邸而至于 皇考之瞑目九天 聖母之不警
匹婦又交得而雙嫩耳此微臣當日具揭之實也 上

曰賈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
朕未嘗責究自繼春出揭之後引類滋蔓爭端大起大
臣求退小臣紛囂咸謂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甚
敢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乃大膽欺天昂
然肆辯目無君父況選侍移宮以來未見繼春有疏明
其可否都借逆揭為攖鱗逆耳之說箝制朕躬要名滅
罪今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着
照原揭回話繼春復上言臣初入班行當移宮之後祇
因痛切　先帝亟欲效忠　皇上遂具揭閣臣以冀轉
達　天聽及捧讀　聖諭乃知天地之高厚已曲為保

全而小臣之狂再猶妄有規勸臣子之誼不容自匿罹
備錄原揭回話伏惟 天鑒 上以其疏中無李選侍
雖經皇八妹入井二語着再回話
御史張愼言奏當 鼎湖再泣中外倉皇巳幸國有長
君社稷之福諸臣懲前毖後借用周防偶値選侍乾清
天子避席此一特也 宗廟之鼎鬯爲重則 先帝之
簪履爲輕所以不得巳而有冢宰周嘉謨之疏也又不
得巳而有科臣楊漣臺臣左光斗之疏也于時抗言官
府即 神廟之鄭貴妃且居然先徙以爲望矣旣而閶
闔弘開冕旒快覩此一時也嵩呼而慶 聖上之龍飛

遂亦不覺愴焉而痛几筵之羊棗光景風聞悽然動念所以臺臣賈繼春不得已而具揭諄諄于閣臣周旋內外之間也此當日之定案也有何曖昧不可見之迹可煩揣摩臆度于事理之外乎御史高弘圖奏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大率謂感泣 明綸控伸孤憤以何所告同列者令直達之 君父此自人臣一念不敢欺昧之悃誠而信友護上自此明白昭徹于天下矣夫楊漣之去國則以移宮之一事繼春之辭差則以選侍之一揭同儕耳目之臣各瀝忠直之血此不求同于彼彼亦不求同于此迄今 宗社安則選侍亦無不安緬惟宮禁

危疑之際而決策于呼吸此不可謂非漣之功即繼春
亦未嘗不以漣為功而漣第不敢自以為功也安選侍
之說起于移宫之後因　宗社既定而用意周到欲使
中外曉然知移宫之舉原非導　皇上有薄于骨肉之
心但謂乾清為　至尊所履仁壽亦處優之地不妨于
有是移移而左右未免炎涼則選侍不安傳聞復有外
謬則選侍安而猶以為弗安繼春所以有安選侍之說
也即漣亦未嘗以繼春為非是也聞　皇上踐祚之初
召見廷臣繼春未與向使與漣比肩赴召其言于移宫
肯亦不在漣後矣漣亦知繼春者也有安選侍之餘忱

總結移宮之餘案繼春與漣亦何以異也伏祈　勑繼春入境而于楊漣旋　召之還　朝其退愈光其進愈榮矣

吏部尚書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云繼春席藁待罪懇請優容　上諭曰移宮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賈繼春揚出朝端紛嚣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愼言等職居言路不肯直剖是非却借調解爲名實乃背公植黨本當革職念輔臣在講筵屢爲申救姑准從輕張愼言高弘圖俱罰俸二年閏二月辛丑嘉謨復具疏申救

上諭曰移宮本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繼春都

之不問乃以違忤逼逐輕汚朕躬且　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位同日移宮繼春不恤其他僻捏造李選侍飛潛朕弟妹四位亦同日移宮繼春何不重念朕弟獨注意皇八妹入井顯是受奸人買囑誣陷朕躬淆亂朝數朕隱忍至今未曾輕露向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迴避朕何得深究今既昇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質雉經入井眞僞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詛在體國還當替朕分憂豈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賈繼春着再回話□而削繼春籍又　諭曰朕以沖齡　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

末情節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播煽流言誣詆朕躬及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次遮飾支吾朕欲面質虛誑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揑誣供招定案本當拏問處死念輔臣奏請繼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職爲民永不敘用

南御史王允成疏克黨當鄭穩山乘選侍移宮之際盜珠寶一箱當下捉獲有 聖旨驗明而乃分別其罪生死不同倡言實係選侍之物不知選侍大內之人實即大內之寶獨不聞不分首從之例乎至辯臺臣焦源溥疏語更刺謬源溥疏云在 皇祖爲 元子者爲忠爲

藩藩者非忠在　先帝為　二后者為忠為選侍者非忠此天理人情之至克纘謂為　皇祖全貴妃之富貴其愛子者為忠之大貴妃席寵無忌尊富猶昔試問克纘再將如何以全之乎必封后而後已乎田連數省猶不為富位列親藩猶不為貴克纘再將何以富貴之乎克纘又曰光廟刑于之令德莫虛傳宮闈之訛言尤為忠之大　聖母賓天已久令德著聞已見刑于之化宮闈忿爭　聖上在小南城哽咽而對大小臣子言之鑿傳屬之誰乎至云　先帝不得正其始　聖母不得正其終然後可以議此獄何其忍于出此不祥之語以此

人而久濫朝班恐三綱淪而九法斁也克纘奏王允成
論臣凡三事其二三因臣去歲有疏言貴妃選侍二事
爲滅倫亂紀此皆經 皇上處分已久臣可無辯然亦
不敢不出一言夫人臣愛君當實力于重者大者誤易
儲事于兩代繼述之後則大器久定爲臣子者但宜慶
其授受得人而追咎遲疑之私愛何以爲 皇祖地然
則舜愛謨蓋之弟非與議郤席事于思慕擧號之時則
體悉宜深爲臣子者但當追頌測于有則而指摘宮門
之私昵何以爲 皇考地然則宋仁宗待劉氏益厚非
耶 皇上仁孝性成其傳出 聖諭臣捧讀再三至于

出涕又何心與人辯是非哉　侯震暘言移宫一案晨雞乍驚當亟蘇其翼　龍馭已安當慎防其過此又天理人情之至兩念合爲一念無異可伐何功可居而無奈其激而漸離也去國者一身似葉慰留者三錫非榮議者惜之

壬戌正月巳未給事中惠世揚上言移宫一事曾經皇上處分昭示中外不逾年而是非變亂朝端且然何論天下日前且然何况後世

四月巳卯禮部尚書孫愼行言選侍宫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惟劉遜李進忠幺麽小豎何遂膽大揚言

言者以爲遜進忠隔晚業偷珠寶藏之從哲家此事曖
昧從哲仰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
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
無住足所可爲寒心聞彼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拉
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爲遲數日也無妨已又
欲急退科臣攜住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喫李家飯如
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隱忍 冲
王之阽危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
也又言垂簾欲聽政據從哲疏云具揭立催亦止爲移
宮耳夫諸臣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一切章疏在

乾清宮不入慈慶宮者已二三日國政幾于中斷賴䌓輔臣訪知之而臣工更益急請　皇上試檢從哲奏揭中曾肯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臣從邸報中恭徧聖諭云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又諭云凌虐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從哲爲顧命輔臣豬瑺貴戚誰非姻婭儻少肯義形于色何至令　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此謂其未嘗悽慨一言殊不能解也御史江日彩奏選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不有揭進但大臣當國家危急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死生身決直前爲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聞其移宮時意復悠悠

若在可速可緩之閒昔宋韓琦值英宗病慈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于舊窩中尋兒另琦厲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古大臣決大疑定大難其勇決類如此從哲視茲寧不媿死章下所司

給事中薛文周奏邸報中見抄有黃克纘一本讀之則為進藥移宮等事而發言解釋字字虛描舉朝忠臣義士恨不立啖逆賊之肉者一一出克纘之口覺淺淡無味若多一番會議者臣讀之未見有奉 聖旨三字臣以為是會議疏也 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克纘獨非臣子臣恨其滅絕綱常眠私交而忘大義遂于二十五日

具疏參之亦止就事論事未嘗一事及其生平也今于
邸報中見克纘辯疏輕輕點綴猶是申理前說昔　身
上曾有　旨責克纘以忠孝而克纘平素所得意者政
在不忠孝百年之後于　二祖　十宗之靈有何面目
相見矣　此後當與國本後紅丸一節互看　御史張愼言奏　先皇帝
德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深宮之中煽處傾城嘗先
乃逢狐媚褻戲美疢滋毒男戎不勝再發討于女戎寶
玉大弓賄賂之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爲通國之人皆知
之從哲身秉國成獨不一蒿目耶安危之機間不容髮
乃封后移宮喫緊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爲臺省諸

臣彌而後可禮臣孫如游雖以傳宣宰相爲公論所輕
乃既爭封后羨彌人意從哲當日委卸禮臣固請爭之
而得閣臣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禮臣受其禍即移
宮一節兒將冀已成 皇祖之鄭貴妃先圭爲望從哲
方敢具揭此亦庸而發之左券矣 給事中傅櫆奏選
侍若鄭黨也方 先帝寵眷既深開有無禮 涉君之
事 皇上危疑未定輒有不利孺子之心至臣民擁戴
嗚呼 天位已正猶然依戀故宮欲何爲哉儻使 皇
上無着居仁壽之旨從哲遂謂選侍者實爲 皇上之
母爲 先帝之未亡人而六尺之孤遂謂置之安則安

乎且據從哲揭云頃外廷之議謂　先帝潛宮非妃嬪所宜占住則是徵外廷之議從哲遂不一吐詞又何其不任怨也

文周又言當李選侍移宮之日劉遜等盜庫事發事在刑部劉遜托其所私之內璫與克纘認同鄉者關通克纘克纘力爲庇護贓私狼籍傳布長安克纘因爲轉求庇于從哲于是從哲與克纘合謀朋比專欲抹殺選侍一案以爲寬縱盜庫之地總之知有選侍不知有　君父知爲金錢不知有法紀同聲一氣罔上行私甚至欲併後先　聖諭公然斥爲假托海內臣民所共知共見

者　聖諭也　孝和皇太后之未嘗被毆也克纘何從
而知之　皇上以　聖諭手授從哲囁嚅不肯傳　皇
上面諭云我與他有譬舉朝皆傳誦之克纘身在班行
獨不聞邪　聖諭既不足據　天語又不足憑宮庭秘
密之事克纘何所執證而敢于哆口若此　皇上英明
仁孝痛　聖母之抑鬱致病日夜啼哭宣諭中外此何
等事情而權璫媢臣得以行其假托克纘視　皇上爲
何如主若此番　聖諭果假則年來事體出自　聖斷
如以封疆宮闈等事譴謫多人亦皆權璫媢臣爲之邪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而況于煌煌　聖諭目爲假托指

斥乘輿罪大不敬不知克纘何以解也　聖諭又云一

向刑部暨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爲題目

使是非混淆朝政不寧　諭內責刑部乃克纘也克纘

就裏機關已被　聖諭一一點破且慙且恚無地自容

遂欲委罪于假托之人以自爲遮飾之計此所謂欲蓋

而愈彰也設使　聖諭果假克纘果孤忠殉國當時何

以不明白指奏耶　皇上邪耶權璫邪克纘何以解也

至于盜庫一事　皇上聖明自有洞鑒有情眞罪當已

服厥辜者有疑似株連已經寬釋者有罪案明白向稽

囹圄者威則皆　皇上之威恩則皆　皇上之恩而克

續沾沾市恩煦煦見德毋以此交通近侍播弄線索旣

用爲護身之符又借爲陷人之穽如此人品而高談綱

常自負忠孝令克纘終夜思之亦有啞然失笑者矣

上俱下所司

御史徐景濂奏移宮一節久懸中外之疑恭當　鼎湖

再泣　寶御未登卽煢煢孺子靡怙靡依夫原無嫡庶

少長之嫌不借羽翼定策之力儼然　宗廟社稷之共

主也選侍雖鍾愛于　先帝曾受護持　太子之託然

非兩宮比也館于別殿則名分肅體統正　祖宗家法

宜爾令該臣行所無事輔　沖主以孝治豈不成淸寧

乾坤哉彼孑然一嬪呱呱一女遍邇不遷者何故空懸
冊妃之遺命邪抑有要挾之陰謀邪宮中一段真情景
亦惟我　皇上自知確有明斷中貴之口臣寮之耳皆
風影也自垂簾語出而內廷鬨然矣促移宮者輒援為
奇功矣自李黨語出而外廷鬨然矣言加恩者幾中以
奇禍矣嗟乎此禍根也無亦王安之煽搆簸弄邪臣狐
媚而不自醒耳總之未移以前為國之念同殷既移以
後居功之情太躁致有互爭釀成多事而做李家官與
李家做此等市儈語可溷　宸聽乎可汗大臣齒頰乎
上曰　先帝聖德考終中外所知併宮闈等事皆朕所

親見日來紛紛疑議殊不忍聞這本說的是　實錄纂
修在即着宣付史館
給事中方有度奏徐景濂之疏票擬者欲宣付史館似
若以史爲一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必核一
時之實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不能私筆削亦
人主不能私是非者也今宜宮闈等事　皇上所親見
是矣正惟　皇上所親見也能宣泰昌元年九月無選
侍毆辱之　聖諭乎天啓二年六月無選侍觸忤之
聖旨乎若以是數者盡屬烏有也煌煌　天語籍籍人
言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固知史臣必不能一筆抹殺若

使奉前後　旨並書也則一事自相牴牾何謂信史臣
所謂票擬不可不慎者此其一也　上曰國史傳信萬
世但當據事直書所奏併付史館叅酌
給事中沈惟炳奏九月二十八日　聖諭云選侍李氏
恃寵晏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十二月初十日
聖諭選侍因毆崩　聖母彼自知其罪每使宮眷時來
探聽不知此兩　諭者真邪假邪如以為假則克纘之
言為是也如其真則　皇上必非無故而傳毆崩之
旨且　英明天子恐亦非權璫媚臣所敢為揑克纘是
何肝腸乃欲匿選侍之凌虐忘　聖母之怨讐是何膽

力乃敢以臣子之逆辟奪君父之哀告且是兩諭皆爲移宮發者也臺臣左光斗先是慮淸宮禁之踈內有武后之禍立見于今日之語臣彼時尚疑此言不無太甚後讀

聖諭則光斗危言捧日殆有先事之憂焉非過計矣而臣同官楊漣前踈蚤淸宮禁後踈敬述移宮始末中間竭力憤爭委曲調停一段事情不過一時忠愛至情迫切不能自禁亦臣子尋常職分何嘗認爲己功而後乃有居功之說此胡爲者漣而果居功也何去國之身似蒙而罪之者必無已邪

上曰選侍向有觸忤

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

皇考豈能恝然爾等當

仰體朕意不必多言致滋疑議
尚書張問達等會奏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等于
皇考鼎華日黎明候于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關者
攔阻臣等排闥進哭臨因請叩慰　皇上久之始出即
擁之　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迎于　文華殿議定登
極　聖駕暫還于慈慶宮有二三內使走云此事何不
啓李娘娘臣與諸臣即斥言是時上無　聖母惟知有
我　皇上何知有李娘娘內使始去臣等公疏奏選侍
移宮科道等臣又各疏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
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即日搬移諸臣共快之然

其心猶以附奏不毅然先爲諸臣倡也儻其時非諸臣共抉大義急奏搬移如再稍遲則　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美威福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

七月庚子太常寺添註少卿高攀龍以孫愼行論方從哲一疏關係甚大隄防甚遠從哲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結交鄭國泰父子謀危　先帝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于文昇之藥皆方從哲左右之而復有大亂如黃克纘者論選侍一事混白爲黑指鹿爲馬皆皇上不多讀書精義理此心不明之故因陳聖明務學之要以定致治之本其論黃克纘曰選侍一事　陛下

念　聖母則宜選侍之罪念　皇考則優選侍之禮義
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説者乃曰爲　聖母隱諱則爲孝
明如　聖諭以爲假捏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居
功其居罪君父有憑冷眼旁觀此大亂之道不可不明
也癸亥二月給事中王志道奏臣頃報　命途中見會
議禮卿一疏不覺慨然曰爭此于　神廟之朝則爲國
本爭此于神器再傳之後何爲乎爭此于　光廟顧命
之際則爲預防爭此于大寶久定之日何爲乎則曰爲
兩朝實錄也嗟嗟不念及此則已茍念及此寧不恐傷
神祖之明有害　先帝之義乎哉大抵古今事變皆當

揆之以人情況君親骨肉尤當以情量當萬曆中年冊立遲遲因而起毋愛子抱之疑者人情也至 先帝之于 皇上則無間然矣何也無毋愛子抱之隙也無冊立遲遲之請也不待分封之國而後曉然也垂簾二字又非出于灼見灼聞之口也不過臣子設爲不必然之慮激切及之也不意喜事者遂從而寔之甚至謂寔出先帝意者臣之所大痛也然則 先帝臨崩何諄諄以李氏托乎此又人情也聖代慈孝卓絶前古豈可傅會疑端若將懲艾往事而後快心者何可訓也

太僕寺卿高攀龍書曰垂簾之說出自 皇上何嘗涉

待選侍臣下亦何害欲　皇上溥待選侍賈繼春之揭
當時自有識之者繼春所以自悔爲人之誤也志道言
孝經之尊親不言春秋之亂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
言臣下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
之經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
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往時諸臣專以門戶
錮人謂東朝爲大東謂東林爲小東凡有功　宗社之
受者輒目爲東林之黨而大東之黨必歸之小東彼所
爲門戶者如此志道尚忍循其口吻乎王志道復書曰
垂簾二字見于章奏亦見于　聖旨見于章奏則前疏

所謂設爲不然之慮激切及之也見于　聖諭則　皇
上近來屢旨既明言一時之論不無忿激矣此何不可
將順必欲舍後命而執前言乎前既斷之以人情者又
未可破也賈繼春之揭正欲不薄待選侍據來書既以
不薄待爲是矣上合　聖諭下合輿論當日何誤今日
又何悔哉繼春而不悔其言其人皆是也繼春而悔非
也其當時之言是也忠孝何可假人繼春悔不悔不可
知若欲志道效繼春之悔必不敢也若謂言　主上父
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
宇宙萬世之經天下事苟悖萬世之經又何可爲[illegible]

之權邪東朝之黨必歸東林大東小東並提作對何處
得此不臣之語而彌之果見何人彈奏果出何人書札
自可據而誅之若無所據豈可自標以爲佳語邪南御
史李希孔疏皇上孑然一身怙恃無托宮禁深閟狐鼠
寔繁其于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即不然而以
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 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是
如何國體此楊漣等諸臣當日所以權衡輕重亟以移
宮請也移宮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爲功何
至反以爲罪而禁錮之屏逐之是誠何心即選侍久侍
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嘗不力請于 皇上加之恩禮

今　皇上旣安選侍又未嘗不安儀可付之無言有何
寃抑而汲汲皇皇爲無病之呻吟此臺臣霍鍈楊方盛
所以慷慨而言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七終　四十　絲未刻